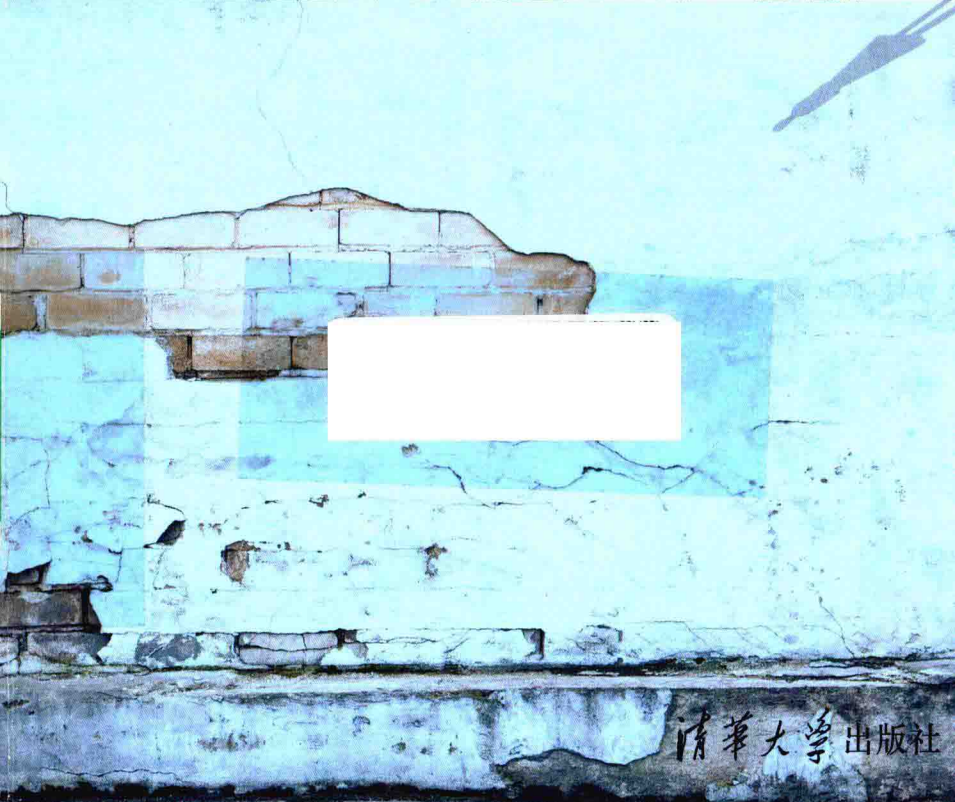


八二云
浮世

丁天
著

莲花少年时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八二二
浮世

莲花少年时

丁天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著名京派作家丁天的小说代表作,《幼儿园》《数学课》等横扫文坛当年全部奖项的经典悉数收录,这些小说曾发表在《北京文学》《人民文学》《作家》《十月》《大家》《收获》《延河》等文学期刊上。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莲花少年时 / 丁天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浮世绘)

ISBN 978-7-302-41631-9

I. ①莲… II. ①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8396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王 佳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8.25 字 数:189千字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产品编号:060743-01

目 录 | Contents

1	流
17	活儿
40	数学课
55	幼儿园
77	张立国和刘英
99	门
114	恶魔香水
130	另一个人的爱情
140	莲花少年时
163	哑情歌
174	反光
193	剑如秋莲
207	箫声咽
223	红衣裳和白衣裳
235	阳关三叠
256	附录：作品年表

流

刘军打一落地，就透着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不哭。他是一脸褶子皱着眉头紧闭着双眼张着嘴，做欲哭无泪状从他母亲的阴道里痛痛快快地滑出来的。他当时那种样子据说让人感动，让人心碎。无所欲求，逆来顺受，仿佛在轮回前就已看破了红尘。

护士倒提着他，他仍不哭，吓坏了许多人。直到护士长在他那又白又胖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掐了一把，他才哭出声来。

护士长据她多年的经验，断定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当时最替刘军担心的是刘军的父亲刘建业，他害怕再生出一个傻子来。因为比刘军大四岁的哥哥就是一个痴呆儿，从一生下来就浑然不知人事。

刘建业愁眉苦脸地说：“我造了什么孽了？！”

这是1971年间发生的事。刘建业35岁。

尿床、拉裤子、吃奶、断奶就不必说了吧。我们必须省略刘军生命头几年的故事。那段时间叫刘建业不堪回首。照刘建业的话说：“自从有了儿子，我就成了孙子。”

每天为刘军端屎端尿，一度刘建业觉得自己像个某大首长的勤务兵。

古人讲：“母以子贵。”刘军家虽远非富贵人家，竟也应验了这句话。自打刘军出世，刘建业由半个妻管严变成了正经八百的惧内者。

那时候刘建业大约是为刘军的哭声吵成了神经衰弱，也可能没事时两口子一吵嘴，老婆就搬出孩子说事儿，所以那阵子刘建业没一点儿剩余精力，逢战必败，由此注定半生不得机会抬头。

抛开此不论，在刘军像小狗、小猫一般可爱可怜的时候，他给父母带来的欢欣和安慰是不可估量的。两岁时，他成天躺在摇篮里笑呀笑的，着实招人疼爱。刘建业几乎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延续。他为自己为儿子骄傲。

刘军智力开发较早，这得益于他拥有众多的玩具。那一段两口子为了给儿子买玩具省吃俭用，天天豆腐白菜，就为让儿子的脑子发达点儿。那时候还不兴送孩子学钢琴什么的。

小时候刘军对待玩具是个不折不扣的破坏狂。不能拆坏的玩具就觉得不好玩儿。刘建业算是个知识分子，懂得这叫创造性破坏。他继护士长之后，第二个断定这孩子长大后必成大器。

在刘军的记忆中，最早的幸福是和父母一起出去玩。跑呀跳呀，笑嘻嘻地照相什么的。这些有相片为证。至于什么时候他开始变得讨厌和父母在一起是后话了。

五六岁时刘军活得无忧无虑，晚上还常常能一个人搬个小凳子去父亲的研究所院里看露天电影。这些被刘军的母亲津津乐道。

刘军7岁上学。父亲本想让他6岁上学，但刘军死活不愿去，刘建业也没再勉强。7岁时刘军被父亲拽到了学校，本想哭闹，却发现班里有个女孩儿挺好看的，而且是自己的同桌，便接受了这种外界强加给自己的命运。一上就上了六年。

小学一年级时，刘军天天坐在课堂上和许多小孩儿一起跟老师念：“伟大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有次做作业，刘军走神了，写成了：“伟大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华主席。”恰巧被同桌看到了，成了她要挟刘军的把柄。动不动对刘军说：“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刘军每每吓得诚惶诚恐，不停讨好同桌。

二年级时，刘军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老师常常说：“到了2000年，祖国就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四个现代化吗？”

刘军很自豪，他知道的。在他的少先队申请书上，刘军写道：

“我愿努力为祖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

老师看了，说：“太啰唆，说‘四化’就行了。”

三年级时，刘军得了个很形象的外号——“土豆”，原因是刘军长得黑不溜秋，后脑勺又蜿蜒起伏。外号是坐在刘军后座的小孩儿起的。刘军琢磨了一星期，回敬了后座一个外号“茄子”。

结果两人都没落好，外号全被同学叫开了。

测验发卷时，刘军的同桌常常一捅刘军的胳膊：“哎，土豆，你得多少分？”

刘军觉得产生了国际影响，和后座急了。当时刘军是小组长，学习还可以。后座常常抄他作业，所以刘军决定对后座实行“断粮政策”，暂停对后座的作业供应。如果他不交作业，刘军就记下他，然后告诉课代表，再由课代表转告老师。虽是小学但规矩也跟一般的政府机关一样，不能越级请示。

四年级时，刘军闯了个不大不小的祸。

教刘军音乐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刚分来的女老师。不知为什么刘军上音乐课时听讲总特别认真，总希望引起女教师的注意。可因为刘军五音不全，女教师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一次期末考试，考语文，监考的可没想到正是那个音乐老师。

那是个夏天，老师穿了件白色的连衣裙。

教室蚊子多，同学们答着答着题，常被“啪”的一声响从思路中惊醒，齐刷刷抬头去看，原来是老师在拍蚊子。

老师不悦，说：“做你们的题。”

后来考到一半时老师不知为何突然大怒，把刘军拽出了教室，一直拽到年级办公室，冲刘军的班主任说：“他作弊！”

刘军当时吓哭了，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完了，活不下去了。

许多年后，刘军对也做了音乐老师的自己的女朋友讲起这段令人难忘的往事时哈哈大笑。“真有意思，”刘军说，“当时我真吓坏了。”

“你到底怎么惹她了？”刘军的女朋友问。

“她撩着裙子往腿上涂防蚊油，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刘军说。

见女友不高兴了，刘军又补充说：“不怪我，主要怪那个蚊子叮得不是地方。”

事情的结局是刘军的班主任为刘军平了反。班主任对校长哭诉说：“她本来就是作风不正，穿得跟小妖精似的，在外头让人拿了双也别冲我的学生撒气呀，我们班平均分本来是85的。得让刘军重考。哼……今年我要是评不上优秀教师，那可没完。”

算到小学毕业，刘军最爱好的东西分别是：玩弹球、拍洋画、读《我们爱科学》和梦想有个自己的小发明。算到初中毕业，刘军最大的骄傲是被所有老师肯定为：聪明。算到高中毕业，刘军对生活的最大感受是：度日如年。

刘军第一次抽烟是初中二年级。一次下午放学，在厕所里他发现几个同班同学蹲在茅坑上抽烟聊天。

“抽吗？”人家问他。

“不抽。”刘军说。

“倒是不难学，要不要试试？”

于是刘军便也蹲下来装模作样地抽了一支。

至于上瘾，那是他高中毕业以后的事了。他待业时抽烟有了瘾，刘建业每每一见儿子无所事事地叼根烟在家待着便气不打一处来，不服地冲儿子发火：“我都不抽，你抽！”

“您是不能抽，您得保重身体，我无所谓，反正不想活太长。”刘军那一阵说话总是很气人。

有一次他真把刘建业气得犯了心脏病，差点儿没住院，心里挺难受。想想父亲也不容易，还暗暗地流了点儿眼泪。

刘军在高中二年级时开始谈恋爱，是和一个叫江彤的初中女孩儿。

一次上体育课时，刘军向朋友公开了这一秘密，指着操场另一边上课的低年级小女孩儿说：“就是那个。”

当时江彤只有13岁，人长得小巧玲珑，十分好玩，有些像年轻时的香港影星张曼玉。

江彤家住在护城河边，所以有一段时间刘军放学后总站在护城河边等她。刘建业的研究所也在那附近。有一回刘建业的同事对刘建业说：“我老能在护城河边看到你儿子，一个人在那儿站着。”

刘建业问儿子：“你是不是放学后不回家老在护城河边？”

刘军说：“没有啊。”

刘建业以为同事看错了，因为他从没在那儿看到过刘军。

有许多次，刘军等了半天，看到江彤和她父亲在一起，两

个人就装作不认识。终于有一天，江彤她爸觉出了不对，在饭桌上对家人宣布说：“怎么我发现老有一个小孩站在咱家楼下不远处？傻呵呵的。”

江彤不语。江彤的姐姐和刘军正好是一个年级的同学，笑着说：“噢，那是个傻子。”

江彤他爸恍然大悟：“我说呢。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摊上这么个儿子，家长得多费心啊。”

倒回来说说刘军青春期时候的事吧。当时刘建业正好是更年期，在家和老伴有些不太对付，在单位几次该涨工资调房子都被领导压下来。

刘军的情况和他爸有些类似，在家觉得压抑，在学校觉得厌倦。开家长会刘军最烦的一件事儿。父亲像煤气罐，而老师像自动打火机，几句话就把老爷子的火煽起来了，回家就跟刘军急。

有一回，刘军在学校和人闹，不小心把教室玻璃打了，挨了老师一通批评。批完了让刘军掏钱赔。刘军想赔就赔吧，可没想到老师坚持要请家长。刘军知道刘建业肯定会心疼那几块钱的。末了，老师还对刘建业说，其实刘军在学校是个老实孩子。嘿，刘军想，这不是黑了人还窝囊你吗？

当时社会上已不以老实为本分了。

每当有类似情况，刘军家总会有相应的暴力活动。刘建业总是先抬出刘军他哥，然后再骂刘军，没出息不争气，等等。

刘军便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爸，这你就不懂了，有可能的话我真想和我哥换个个儿，过他那种日子多舒坦。”

刘建业急了，说：“孙子，你甭跟我说这个。你哥如果正常，你他妈根本甭想出世，出来也给你掐死。”

每当刘建业一急，辈分就乱，刘军一下子就得小一辈。

然后爷儿俩就抡拳头，抄板凳。其实每回挨打的都是站在这爷儿俩中间拉架的刘军他妈。而刘军的傻哥哥刘民则躲在一边偷偷傻乐。所以家里没人时刘军总想抽刘民俩嘴巴，刘军觉得自己全是代他受过，如果他正常，自己也许真的根本就不用出世。

有时候刘建业火一上来，刘军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他爸真是恨不得拿小铲把自己拍死而后快。这叫刘军很伤心。刘军觉得他爸没事假模假式到公园打太极拳的修身养性全是扯淡。这性越养越糟，把几招陈式太极拳的推手功夫全用自个儿身上了。

最近老头子又天天大早上爬起来去公园跳老年迪斯科。刘军想，是以后他想把我当死狗踢呢，还是那儿的老太太们多？没法猜。

刘军认定老爷子的种种举动是受了什么压抑，然后反过来再压抑自己。有一段时间，刘军觉得自己的猜度是正确的。

后来，为不让刘军他妈在中间拉架，爷儿俩开始玩起了中国式摔跤，抱在一起较劲。刘军能一下子把刘建业从地上抱起来，刘建业也绝，冲刘军肩膀就是一口。两只老虎钳子似的大门牙印子清清楚楚地写出了红。

后来刘军回答朋友说：“是我媳妇儿咬的。”

朋友想象了一下刘军和江彤玩跤时的样子，羡慕得不得了。

刘建业是个没什么本事的小知识分子。一辈子只混了个两居室，三百多块钱。四口人，日子过得挺紧巴。平时老两口住一间大屋，刘军和他哥刘民住小屋，小屋小得只能像学生宿舍似的搭上下铺。刘军在家待业，添了刘建业一块心病。

待业时刘军无事可干，实在闲得无聊，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做饭。刘军师承他妈的手艺，能让老头老太太回家吃口现成的，他觉得也算是尽了一份孝心。可没过多久，他的父母一点儿不知发挥余热地先后退了休，他妈抢过了家里做饭的差事。他爸不知出于什么逆反心理不是大早上遛公园就是在家练书法，还养花养鸟，玩物丧志地一通折腾。刘军有些别扭，觉得他爸既不是局长也不是处长，但玩得还挺洋。

老爹退休在家，对刘军是大大的不利。自刘军青春期后就一直和老头子不顺，饭馆的菜——老炒（吵）着。这下子更有碴儿找了。

刘建业一发火就骂刘军是废物。

刘军看看自己那个除了发呆就傻乐的哥哥，常想为什么刘建业会生出哥儿俩这一对废物，是不是他那东西有什么毛病。

刘军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这么不顺，累神似的。有时候刘军很想问问刘建业这一辈子活没活出什么乐趣滋味来，怎么自己到了这岁数就感到金光大道到了头？想把屋子收拾干净可总是乱七八糟，想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可总是忙忙乱乱。毛病出在哪儿呢？

刘军18岁高中毕业，毕业后到街道领了张求职证，然后找了无数个工作，没一样干长的。往往俩月仨月就换一个。

刘建业对来家里的刘军的朋友说：“他呀，就该去当兵锻炼锻炼，现在他根本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你说是不是？”

刘军的朋友诺诺连声。

没想到20岁时，刘军果然去当了兵。刘军对朋友说：“我不想再这么瞎混下去了。”

朋友问：“江彤同意吗？”

刘军说：“同意，我走了她可以安心学习。等我回来她就是大学生了。”

刘军本来应该当三年兵，可后来因没有了退伍名额，连长便说服刘军再当一年。刘军有些不大情愿，给连长送了点儿礼，连长没收，坦诚地对刘军说：“算了，我已经收过别人的了。”

我写这篇小说时是1995年春节前后，刘军刚刚退伍回来，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

这时候刘军家出了点儿事。刘军的傻哥哥刘民走失了。这是刘军回来没几天的事儿。刘建业等了几天，去派出所报了个案，全家人照常过日子，并没觉得缺少了什么。

刘军回到北京时，发现城市里又多了许多立交桥，又多了一些出租车，变化还挺大的。黄昏时分，刘军背着行李，站在自己家附近一座立交桥上，在暮色中看着桥下马路上由汽车汇成的白晃晃流动的河水，对这个变得越来越漂亮的城市感到了些许陌生。

见到江彤，发现她已经变成了大姑娘，大学毕业已是个中学音乐老师了。她和这个城市一样也变得漂亮了。

江彤自豪地对刘军说：“学生们都特喜欢我上课。”

刘军想了想，笑了。

江彤又说：“晚上我还去各个大饭店弹钢琴呢，几天下来就能比在学校挣得多。”

俩人第一次把对方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刘军的父母很喜欢江彤，江彤的父母则稍稍有些对刘军不满意，但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表示。江彤的父亲说：“我看这孩子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江彤的母亲和江彤谈心，问了她许多将来的打算，提到了结婚、房子、孩子、工资什么的。

江彤埋怨母亲，说：“什么呀，我们根本还没考虑这些呢。”脸红了。

可第二天，江彤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找刘军了，谈话中也提到了结婚、房子、孩子、工资。

刘军说：“熬呗。”话一出口吓了一跳，两人一算，这一熬就是一辈子出去了。过去刘军多多少少有些瞧不起父亲，现在想想，自己到了岁数却不一定混得比他强，不禁心情有些黯然。

刘军想，活着原来是一件挺艰难、挺没劲的事儿。

刘军挺真诚地对江彤说：“要不你有了更合适的，就找别人吧。”

江彤说：“我只觉得你好。你长点志气，咱们好好干，肯定一切都会有的。”